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畜德錄

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正
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出其祖忠靖
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去
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
所目擊者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
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亦
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望

于同志馬

蹇忠定公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
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
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
以是惜深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
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
釋之又嘗于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轆公知笑
曰隻轆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蝸
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

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召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嘗阻于要

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卽命撤去曰豈籍重于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者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按已脫勾攝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公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慢罵遇宿署請公待公不爲意其人卒于官親爲殮且厚賻之

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
中書舍人亦致通政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
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間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
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
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鞠
戲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
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
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
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

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
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于郊公自謂不能致防殃
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
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脩撰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
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
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于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
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于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
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
太守出此見公之闊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
大體禁嚴此物奚宜至哉公與夏公損飲各出酒
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
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
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楊公

繼宗

居憂時闔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

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
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
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于別館有畫鳩屬題
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
以事左遷渡河冰泮溺死

屠公瀟爲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

不起公奏云有夷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俟扶出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爲脩譔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簣託于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谷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于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玉闕真人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

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
失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
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日返命具實謝
罪

儲侍郎嵯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灰甲及頭
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
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

常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脩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跼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蓆一車爲公買宅進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

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銖兩甚平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命下詰之公辨明以疾去人至是益服

吳俗浮薄吳文定舉壬辰狀元太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朱希周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爲耶文皇大怒拔劒擊折信

齒衣盡血汗少焉賜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憤

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卽日往迎之可謂得

風體矣

文皇晏駕于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

事洩盡取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隆衣日進膳

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跡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陰獨不